

「抱歉，親愛的奎瑟，你難得休假，我們卻不能與你共度這段美好的假期。」打扮精緻的婦人輕輕地擁抱年輕男子，對方虛抱一會兒後，雙方鬆開了手面對面，兩人都有一雙罕見且漂亮的藍紫色雙眸。

「媽媽，沒關係，沒想到信件沒有寄到你們這裡，當然也不知道我要休假的事情。」那雙眼睛流露出了一絲溫情：「祝你們與茉莉嬌嬌要玩得愉快。」

「當然，你也要好好休息。」

簡單的道別後，奎瑟目送自己的父母與幾對中年夫婦進入出境檢查的那扇門，他們要去其他國家玩半個月，他們難得出遠門，奎瑟當然是不願意掃他們的興致。

至於信件未送達的問題，他回去後會找送信的同仁好好的「請教」一下。

奎瑟這次一口氣請了五天的休假，剩下的時間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度過。

「不然去一趟首都好了，也好久沒回去……」

奎瑟連思索都沒有，轉身就跑去櫃檯辦理機票。

過沒多久，他也搭上了到首都的國內航班，在這難得的好天氣之下，奎瑟似乎看到了映照在大雪山緣的美麗光輝，襯托出了雪山的聖潔與凜然。

當奎瑟離開首都的機場時，已經是傍晚時分，夕陽的豔紅映照在每個匆忙的人的臉上。

他先去奧爾本旅店辦理入住，被派到首都執行任務時，首選住宿處就是這裡，雖然是個普通的老旅店，但勝在經濟實惠以及客房舒適乾淨，重點是旅館老闆夫妻皆是虔誠的聖母信徒。

「斐爾勒先生，今天只有你一人？」

「是的，奧爾本夫人。」奎瑟將住宿金遞給櫃台後的老闆娘，但老闆娘似乎沒有想要把房卡交給奎瑟的意思。

奧爾本夫人眯起眼，燦爛的笑容堆疊出層層皺紋：「我孫女剛好去畢業旅行了，真可惜。」

「是嗎？」並不想延續這個話題，奎瑟無動於衷的表情讓老闆娘索然無味：「拿去吧，212號房，真是不解風情的小子。」

奎瑟道謝，直接忽略了對方的評價。

他走在熟悉的木階梯上，「喀吱、喀吱」的聲響讓人感覺到階梯的時光已經老去，或許隨時都會破損崩塌；奎瑟並不介意，反正如果踩壞了也是讓老闆他們知道該修理了。

慶幸的是，壞掉的狀況並沒有發生。

木門看起來有重新粉刷，奎瑟將卡片放在感應處，門在嗶聲後開啟，清新的味道撲面而來，淺綠色的壁紙與白色的床鋪讓他感到舒適。

他將包包丟到穿鞋椅上，隨即躺倒在床鋪上，思索著自己明天開始的首都回憶之旅。

「肚子……有點餓……」

他閉起眼睛，手按在肚子上，意識慢慢的下沉，最後進入夢鄉。

□

一大早，奎瑟吃飽後便離開旅店，早晨由奧爾本先生值班，早餐的主廚也是這位先生，據說當時奧爾本夫人就是看上奧爾本先生這一身廚藝才同意結婚。

假如自己沒有進入樞秘院、沒有成為執行官，或許也會跟奧爾本先生一樣成為某個女人的附屬品，庸庸碌碌的度過自己的一生。

奎瑟臉色沉下，他想起不愉快的記憶。

成為執行官的動機、與成為執行官後的目標，都是源自於某一個人……

「啊！球球！！」

一顆皮球滾到了奎瑟的腳邊，奎瑟彎下腰撿起，拍了拍沾滿灰塵的皮球。

皮球的主人跑了過來，他們慌慌張張的看著奎瑟，然後有個膽大的小女孩站出來：

「謝謝大哥哥幫我們撿球！」小女孩的嗓門很響亮，惹得周遭的路人都看了過來。

「不用道謝。」奎瑟平淡的回應著，把球遞給的小女孩，看孩子們開心的模樣，他忍不住說了一句：「你們玩得時候小心點。」

「好的唷！」這句也是小女孩回應，孩子們朝著奎瑟揮揮手便跑回遊戲廣場。

奎瑟站在原地看了一會兒，突然想起自己年幼時也常常來這裡玩，那時候他還有很多「朋友」，即使自己不擅長與人交談，只要一起玩耍就能很快的變成朋友。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從奎瑟下定決心一定要抓到那個人的時候開始。

為了變得更強，他把時間花在鍛鍊身體、學習格鬥術、熟練熱武器的射擊，他的起步太晚，他必須更加努力才能達到跟從小訓練的人一樣的水平。奎瑟拒絕了朋友的邀約、疏遠了朋友圈。

「說起來，現在教室還在嗎？」奎瑟喃喃著離開廣場。

格鬥教室距離廣場並不遠，一百多公尺的距離，很快就可以抵達，它座落在普通的住商大樓內，破舊的招牌從未能在夜晚上散發出光亮。

教室破歸破，開設教室的唯一格鬥老師——瓊安老師確實很強，根本跟怪物一樣，唯一的缺點就是愛喝酒，碰到老師喝醉還來上課的時候，那真的是非常令人難以忘懷的恐怖。

陷入回憶中的奎瑟，已經到達大樓樓下，教室招牌仍然掛在三樓牆上，並沒有做任何更換仍然是陳舊的模樣，而這景象奇異的讓奎瑟感到安心。

「你是……斐爾勒？」

奎瑟回頭，看見的是穿著大學服外套的男性，有點微胖的臉頰與亂糟糟的棕色捲髮，似乎與記憶中的某人重合。

「貝里諾？」奎瑟不是很確定的回應。

對方點點頭，這讓奎瑟鬆了口氣。對方確實是年少時期一起玩的小夥伴，歲月的痕跡真的很可怕，帥氣的男孩已經變成壯碩的青年。

貝里諾率先開口：「好久不見，你……過得好嗎？」

「嗯，很不錯。」

「呃……聽說你們家搬家到大雪山山腳下，那裡很……純樸吧？」

奎瑟感覺對方的努力搭話，他點點頭：「嗯，是比首都無聊的地方。」

直率地回答讓貝里諾笑了，貝里諾下一句話不再需要反覆咀嚼在吐出：「是嗎？適應得如何？伯父伯母還好嗎？」

「他們最近與朋友出國玩。」奎瑟頓了一下：「我現在在樞秘院任職，所以都住在樞秘院宿舍內。」

這句話讓貝里諾的笑容僵了一下，隨即露出了驚訝的表情：「樞秘院？！哦天啊！」在貝施科涅茨能成為樞秘院一員，普遍被大家認為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當時你才那麼努力……啊、噢，所以，你是應徵了要爬雪山的那個職位嗎？」

「嗯。」當初爬雪山的成績普普通通，奎瑟察覺到貝里諾的興奮，不好意思講自己其實沒有多厲害。

「不可思議。」貝里諾的表情有點呆滯，他沒有想到當初瘦弱纖細的男孩子，最後能夠成為他們曾經夢想過、那個神聖地方的一員，胸口燃起了一種除了敬佩以外的感情，有點像是與有榮焉？

即使後來他們的相處時刻趨近於零，找不出任何少年時光相處的回憶。

——想到這裡，貝里諾感到一絲羞赧。

「總、總之，你過得很好就好！我已經從首都的國立大學畢業，最近已經應徵到旅行社做副導遊……」

奎瑟安靜的聆聽著貝里諾說的每字每句，他沒有打斷對方，直到貝里諾發現自己嘴巴有點乾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好像讓奎瑟站了太久。

「那個、要不要去轉角的咖啡廳？那裏有很好吃的炸麵餅。」

奎瑟點點頭：「好。」

看到老友答應的這麼爽快，貝里諾揚起了笑容：「走吧！我帶路！」

□

第一、第二天算是過得很充實，基本上把碧鐸都逛遍了。在第三天時，奎瑟躺在床上盤算著接下來的行程，他打算隨便朝一個方向繼續往前「散步」。

任務用的手機這時候響了起來，奎瑟迅速的接起：

「我是奎瑟，斐爾勒。」

『奎瑟，緊急任務，請立刻出發至西馬爾機場，你的組員會攜帶你的裝備與你在今晚六點整的西馬爾機場大廳的第一會面點集合。』

「收到。」

手機通話結束後，奎瑟迅速的將自己的行李收整完畢，確認自己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後下樓，到櫃檯準備退房。

「嘿，小子，你要離開啦？」今天中午是奧爾本夫人坐在櫃檯後方：「午餐不吃點嗎？」

「不用了。」奎瑟將房卡交還給對方，毫無繼續寒暄意圖，「再見。」一個單字直接打斷奧爾本夫人準備要講的任何話語。

「嘖。」奧爾本夫人收起房卡，不再去注意那個沒禮貌的小夥子。

這位沒禮貌的小夥子已經跳上計程車，朝機場前進，花了沒有太多的時間就已經坐上飛機，相當準時的在五點三十五分抵達西馬爾機場，奎瑟在內心默默感謝飛機沒有因為颳起大風而停飛。

收到同組夥伴給的裝備與衣服後，奎瑟迅速的在廁所內換裝，出來時看見的不只是同組成員，還有幾個不同小組的執行官們也到了這裡來。

讓奎瑟感到意外的是，指揮席也來了，通常指揮席只需要在後方查看定位儀器跟執行官們聯繫，會到現場一起行動的時候真的是少之又少。

「潘茲先生。」奎瑟禮貌性的點頭，他們這組的指揮席潘茲·皮諾丘先生，是奎瑟進隊後一直很照顧他的前輩，據說以前也是執行官，出色的任務功績讓他迅速脫離執行官的職位，成為了指揮席。

奎瑟眼前的高挑男子臉上帶著一如往常的迷人笑容，富有男人魅力的外表與幽默的談吐，若不是在樞秘院任職，應該也可以在其他注重外表的職場發光發熱吧。

「嗨，抱歉在你放假期間把你徵招過來。」

「沒事。」畢竟他確實也很迷茫該怎麼度過剩下的假期，如果沒有召集，他可能會找個靶場來練習射擊。

「你一定很好奇我為什麼要來吧？」潘茲笑咪咪地問著。

「……」奎瑟知道不用回話，對方也會自己搭好台階繼續侃侃而談。

「畢竟這是最後一次任務了，而且自從當上指揮席已經好久沒有出差，應對那些規矩疊到天花板的長輩們，身體跟腦袋都快要生鏽了。」

老實說這個發言並不適當，但奎瑟自己本身也不是極端虔誠的神徒，這種話就當作耳邊風過去了。

「潘茲先生會進入森林？」

「沒錯，要好好保護我哦。」潘茲眨了一下單眼，展現自己的俏皮，可惜他展現的對象根本上就是個毫無反應的笨蛋。不過潘茲即使被冷淡應對，也不會表現出尷尬，他拍拍手，召集隸屬自己的成員。

「好了，這次目標是追查通報的血族蹤跡，位置在西嶺山谷內，我們從南邊開始搜查。」潘茲收起不羈的笑容：「注意自身安全，森林不只是有我們的敵人血族，還有其他危險的大型動物。」

「是。」執行官們的回應整齊劃一。

「如果遇到血族，如同往常那樣活捉回去，史奈普準備好催眠彈，剩下的人確認裝備。」

「是！」

在執行官們花費三十秒的時間確認好自己裝備的狀態，而指揮席也沒有空閒的時間，他們迅速調度好數台越野車讓執行官們搭乘，直至森林前都不用執行官們辛苦步行。

原本要分派熟知森林的幾名獵戶隨行，但如果不只一名血族，那麼獵戶就會很危險，更精確來說是會變成拖後腿。

奎瑟跟潘茲坐在一起，奎茲摸著自己的腰帶，這不是之前自己那條破舊又沾了汗血的腰帶，皮料摸起來相當舒適，而且扣環花樣有些眼熟，按了一下後突然跳出了一個折疊刀，奎瑟那雙沒甚麼情緒的眼神像是迸發出了亮光。

他知道這是甚麼了！

「潘茲先生，這是米瑟里做的皮帶！」他的聲音難掩興奮。

「嗯哼，本來是再過幾天後才可以拿到，沒想到米瑟里速度這麼快，而且相當精緻。」潘茲扯掉自己的腰帶給奎瑟看：「你瞧，多精湛的技藝，他根本是工藝天才！」

而潘茲這條特殊機關皮帶除了藏著折疊刀，還有可以藏入密信的小空間，知道這個祕密的只有他自己跟米瑟里。

潘茲扣環花紋跟奎瑟的完全不一樣——一朵花瓣層次過多的玫瑰花，中間插了一把劍，完全不懂這個寓意是甚麼，通常來說應該會要求做雪嶺刺莓或是聖母百合的圖案，奎瑟的皮帶扣環就是雪嶺刺莓的紋樣。

潘茲有些物品也有隱晦繡著玫瑰長劍圖騰，他說過這個圖騰是他獨一無二的「信仰」。

這又是另外一個不能被人知道的討論了。

奎瑟研究著潘茲的腰帶扣環，總覺得構造跟自己的不太一樣，但他找不出哪裡不同。

「還不錯。」奎瑟把皮帶交還給潘茲，潘茲笑嘻嘻地把自己腰帶繫回去。

奎瑟將自己的折疊刀嵌回扣環內側，小心翼翼的將皮帶繫好，心滿意足的撫著他，像是得到新玩具的模樣讓其他同組執行官感到新奇，同時他們也非常羨慕這兩位竟然擁有米瑟里做的機關品。

米瑟里，夸拉做機關的技藝在樞秘院內算是挺有名的，最近有些同僚找米瑟里做一些精巧小機關，但大多數都被拒絕了，能夠讓米瑟里製作物品的，不是第一個發現米瑟里這個技藝的人、就是跟米瑟里交好的傢伙。

他們炙熱的盯著奎瑟，奎瑟察覺到視線後立刻抬頭，然而執行官們的反應也不是蓋的，馬上就轉頭或是假裝跟其他人聊天。

這讓奎瑟相當迷茫。

越野車的行進期間是相當無聊的，奎瑟雖然與小組成員有一定的任務默契在，但他們並沒有上升到能夠隨意聊天的「朋友」階段。在這漫長的時刻，奎瑟只能發呆或是滑手機；當然，偷看手機有一定的風險，就得看自己的組長或指揮席會不會跳出來嚴正批評。

奎瑟摩挲著腰帶扣環，又不小心陷入一些有趣的回憶中——他第一次見到米瑟里的回憶。

初入誨廳的奎瑟，急迫地想要先吸取知識，那些關於血族的紀錄或許可以幫助他盡速掌握血族的弱點。而這位年輕人在書館迷茫時，很幸運的碰到了解書館的人——正在將書籍歸位的米瑟里。當時奎瑟看著高壯的米瑟里，以為他是執行官前輩。當時奎瑟相當緊張，米瑟里臉上的傷疤增添了威嚴感，這位前輩卻意外地好說話，親切的指點了幾本書給他，後來還討論了一些關於血族的記載，在更之後一來一往就熟悉許多。

而最近.....奎瑟才知道米瑟里並非隸屬於誨廳，而是典廳的成員！他原本還在猜米瑟里有一雙巧手與工藝大概是院士，卻想像不到這樣的人才竟然只是書館典務？

也許、常常需要出差的典務也是需要一身好體魄吧？

「到了。」

潘茲拍拍手心，將所有人的注意力拉回來。

奎瑟收起所有思緒，看向潘茲。

「進行追蹤行動，開始。」

「是。」

每個人都動了起來，他們有序的進入森林，敏捷的穿梭在林立的樹木之間，潘茲跟在後排成員旁邊一起前行。

潘茲感覺到自己的速度慢了許多，後排的兩名成員稍微放慢速度在等他，因此與前面的三人已經有脫隊的狀況。成為指揮席後的這幾年雖然也都有鍛鍊，但大多數時間還是在看資料與開會之間循環，身體的生鏽真的比他自己想像的還要嚴重。

潘茲忍不住苦笑。

反正他不久後也不需要這樣出動了。

貓頭鷹的聲音在森林中迴盪著，躲在草叢間的數雙眼睛盯視著不速之客們。

在月亮高掛天空時，奎瑟與另一名成員已經停止奔馳。

「抵達目標位置。」奎瑟說道，耳機的另外一端是潘茲：「很好，你們先確認痕跡方位，我們這邊會有五分鐘的延遲，可疑痕跡直接用手機先記錄。」

「是。」他跟另外一位之執行官點頭後，兩人分開行動，兩人的距離大約五十公尺，方便應對各種狀況，痕跡並不是非常明顯，他們打開微型手電筒，需要仔細搜尋。

不久後走在中間位置的一名成員也已經抵達目標位置，她負責紮營。

等奎瑟回來的時候，潘茲已經坐在椅子上在聽執行官回報，一名女執行官遞給奎瑟水瓶。

「謝謝。」

奎瑟沒有找到可疑的跡象，但其他人顯然有所發現。

「……雜草枯萎的痕跡以及血跡嗎？看來確實是血族了。」

潘茲拉開地圖：「我們現在位置在此，妮歐找到的痕跡在這。」潘茲一邊說一邊用螢光筆畫圈：「現在我們朝這個方向前進一百公尺，然後再散開一次尋找蹤跡。」潘茲看向所有人：「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就地休息三十分鐘，三十分鐘後開始行動。」

這個晚上，他們都在潘茲圈出的地方做地毯式的搜索，夜晚時分較少碰到危險生物，偶爾會運氣很好發現樹上有隻休息的大型肉食動物，讓他們避免掉了不必要的戰鬥與危險。執行官們休息時間加總起來也只有三小時，當日光從縫隙間透出微微光芒時，才意識到已經是早上了。

潘茲揉揉額頭，他的下巴也出現了鬍渣：「這血族真會跑，都受傷流血了。」而且已經幾乎沒有血跡，只能從鞋印來確認蹤跡，感謝這位血族，竟然穿著有跟的皮鞋，鞋底印記相當易於他們追蹤。

「不過……為什麼他會受傷呢？」明明最近也沒有交戰的情報。

「會不會是被森林裡的動物給弄傷了吧？」執行官妮歐脆生生的嗓音這麼說著。

「如果是這樣就該為那個動物禱告了呢。」其他執行官笑著接話。

奎瑟突然抽出長劍：「不，我們要先替自己禱告了。」

潘茲也發現了，他大喊：「全體備戰！」

一隻巨大棕熊從妮歐後面出現！旁邊兩個執行官先抽出手槍，各發了一個子彈在棕熊的身上，子彈準確的打中棕熊，但並沒有讓牠停下，而是更加惹怒牠！棕熊揮動手臂想要驅逐這些該死的小傢伙，不過他們立刻蹲下滾離了熊掌的攻擊範圍。

潘茲內心迅速盤算狀況，仔細回憶棕熊的弱點：

「節省子彈，長劍跟弓箭手攻擊，目標是眼睛與耳朵。」

奎瑟跟另外一名執行官持劍而上，與另外兩個交換了位置。

奎瑟發現棕熊的右爪毛皮上有微微腐爛的狀況，所謂「攻擊血族的動物」大概就是這隻熊吧？

「右掌有傷，顏色與腐爛程度可能是毒，有機率是血族的血液造成。」奎瑟說道。

「了解，可以集中攻擊右掌，如果是血族造成的，那很快棕熊右臂就會壞死。」

「我隨便猜猜也猜中……」妮歐忍不住喃喃道。

棕熊雖然大，但並不豐滿，身體有點過瘦的狀況，看來是蒐集食物不順利才會找上進入森林的新食物，老實說晚上沒有碰到牠真的是萬幸。

潘茲也是同樣的想法，他感覺到懊惱，不帶著獵戶是個愚蠢的決定，獵戶在森林討生活，動物的跡象獵戶們肯定比他們這些生活在美麗建築物內的執行官還要熟悉。

奎瑟一個迴身，避開了熊掌的攻擊；而另一名執行官立刻欺身揮動長劍，朝著右掌位置劈過去！

「嘎吼——」棕熊痛到揮動右臂，重心壓在右掌上的執行官被揮了出去，背脊撞上了樹木，痛到噴出淚水！

「史奈普預備催眠彈！」潘茲突然改變策略，減少成員傷亡變成重點，至於血族，管他的！

原本還在拉短弓騷擾棕熊的史奈普，立刻將弓換成步槍，裝上唯一的催眠彈。

奎瑟皺眉，把目標轉到腳上，話說棕熊的腳筋是不是跟人類一樣的位置？

一邊這麼想著，奎瑟一邊朝著左腳攻擊，痛到瘋狂的棕熊根本沒注意奎瑟的動作，同時其他持劍的執行官也不斷騷擾朝棕熊臉上招呼，棕熊已經煩躁到極點。突然牠又感覺到左腿的痛楚！到處都在痛的棕熊，身體朝著左邊倒去。

「大概是最後一擊。」奎瑟一邊喃喃自語著，一邊跳起來朝棕熊砍下，然而棕熊一個滾動，剛好四肢著地，奎瑟的攻擊落空，只有削到末梢的毛。

棕熊嗚咽著竄入草叢內，頭也不回的逃走了。

「別追了。」潘茲命令道：「我們目標不是熊，不要做過度消耗。」

「是。」奎瑟只能收刀，看著棕熊愈來愈遠，雖然現在還能活著，但過不久這隻熊可能就會死於暴斃了吧？

「布朗狀況怎麼樣？」布朗就是剛剛撞上樹的執行官，他將重心放在攙扶的夥伴身上，嘿嘿的笑了兩聲：

「死不了但很痛，走路也不太舒服。」

「這樣不行，我可不想看到你們因為負傷而出事。」

潘茲又開始揉著額頭了，半晌後他下定決心：「我們撤，反正還有其他隊。」

「是。」

他們迅速的整備好，剩下就是等潘茲的下一個指令。

潘茲在一旁把手機打開，雖然森林中訊息斷斷續續的，但只要訊號良好，就會在群組內將最新資訊發給其他指揮席，現在只是要發送撤退訊息就可以結束這個任務了。

一分鐘後，潘茲將手機收起。

「直接離開森林，出發。」

「是。」

□

回到樞秘院的宿舍後，奎瑟才感受到這幾天下來的疲憊。

「得先洗澡……還有髒衣服……」他努力撐起身體，有點迷茫的走進洗澡間，水灑在他的腦袋上，他的神智逐漸清醒。

他想起在機場等待時看到的新聞，丹奧鎮滅門案……那也是吸血鬼幹的嗎？

這是不是一種信號，吸血鬼們開始要反撲之類的？聽說有些吸血鬼會用熱武器反擊，這對他們來說並不有利。

「但還是……很奇怪，那個滅門案……」

不管如何，該地已經實施宵禁，執行官們也被派遣出去做巡邏任務，他們小組明天也要執行巡邏任務。

即使吸血鬼們想要引發戰爭，那也是上面要煩惱的事情，煩惱再多也無濟於事。

他是執行官，劍尖指向異端，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